

# 百家類纂

第二十四冊 縱橫家一

鬼谷子 戰國策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從橫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緩而棄其信

隋經籍志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鬼谷子題辭

周時高士撰。按鬼谷子無姓名里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押闔之術十三章。晚乃益出七術。險盤峭薄。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狂狃失守。而易於陷墜。柳子厚嘗辨之。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列之。從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皆押闔鈎鉗揣摩之術。觀儀秦二子之言。畧盡矣。昔倉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哭邪。今考其言。有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至盛神養志諸論。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牘者。殆亦幾乎。因掇其大要著之篇。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從橫家類 鬼谷子

押闔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押乃可闔乃可進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押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四庫全書

上海圖書館藏

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也故闔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

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損益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 反應

知之始已自知然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

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 內捷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目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

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也去而反求者事不中来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必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

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蘖罅聖人見萌芽蘖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 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別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罅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咀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

### 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  
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  
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  
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  
無不聽或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  
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  
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  
用之家必得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  
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  
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  
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

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  
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  
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  
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  
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  
以橫

###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  
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  
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寡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  
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

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疎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不能錯其人物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悉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飛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事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王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當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

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歡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誦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

言則欲聽舉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  
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  
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  
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  
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  
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  
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  
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  
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  
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  
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  
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  
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  
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  
忌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  
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叅以立焉以生奇計不知其所  
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思南之車爲其不  
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也故同情而俱相親  
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  
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

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

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竒竒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竒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

### 符言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

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  
並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  
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  
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有主德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  
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誠暢  
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乎君有三貴一曰天之二曰地之  
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有主問心  
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  
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  
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有主因

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  
人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如一其紀也物之所造  
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  
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  
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乃為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所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  
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而知之者內循練而知之謂之聖  
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  
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  
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神其一長也  
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為存

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  
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  
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  
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  
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  
通則亂氣不暴於胸中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  
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志知  
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  
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  
意不實則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  
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彷彿則叅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  
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  
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滕蛇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  
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  
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  
其寧凝識氣寄姦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  
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  
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  
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  
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

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具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能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知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以鎰秤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間見動變明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散勢法鷙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行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厚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智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畧計謀各其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已大道以觀神明之機天地無極人

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各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  
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  
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  
其說也

損兌法靈著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  
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  
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  
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復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用分  
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故善損兌者  
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仞之壑

### 持樞

持樞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持樞謂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者雖成必  
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别干而逆之逆之  
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 鬼谷子卷

戰國策題辭

金華吳師道序曰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曾鞏氏皆  
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  
得不然曾氏議之曰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  
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  
說於天下其論正矣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  
猶知假義以爲名伏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闕併  
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  
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  
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  
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

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

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按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辭爛然盈目亦可謂博且富矣  
太史公采擇以成史記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而好  
之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  
進德之助而不足為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  
事有可以考鏡者乎因輯其可觀者訂正之附於縱橫  
家

百家類纂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上張栢潤看

西周赧王

秦令樗里疾章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甚敬楚  
王懷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  
出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  
桓公伐也號言伐楚其實龔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  
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  
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  
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蘇厲謂周君章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厲乃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秦欲攻周章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章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東周惠公

秦興師臨周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

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離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已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章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朝曰：「君勿患也。臣請

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楚將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之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馬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秦國策孝公

衛鞅亡魏入秦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王

蘇秦始將連橫章

蘇秦始將連橫

連閼中之謂橫合閼東之謂縱說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

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

千里畜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

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

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

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

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

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躋負書擔囊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爲

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

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

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王

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

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

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

四端曰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

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

衆王侯之盛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

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也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拙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嫪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莘之爲陳軫章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丹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丹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

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  
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  
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  
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  
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 張儀惡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  
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  
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  
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  
皆知之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  
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  
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  
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 陳軫去楚之秦章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  
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  
軫而告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  
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  
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  
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

爲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必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氏之口當屯畱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而且有禁暴正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秦益富彊

齊助楚攻秦章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

之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乃南見楚王曰  
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  
說宣言於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  
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問之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  
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  
又何重孤國其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勿爲也先絕齊後責  
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子其弭口無言

以待事楚人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  
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  
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  
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  
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王今已絕齊而責  
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  
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  
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章

楚絕齊齊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安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言不志秦王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

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武王

醫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見秦武王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章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

朽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  
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  
爲子功向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  
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  
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  
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  
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  
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  
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  
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  
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果攻宜  
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擣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  
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  
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 或謂秦王章

或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兵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死梁君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徙兩周之強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 昭襄王

#### 甘茂亡秦之齊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

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  
甘茂賢人非怛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地形  
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  
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至蘇子謂齊王曰甘茂賢人  
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  
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  
擅用彊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三國

魏齊韓

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  
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  
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出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  
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  
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  
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楚黃歇說昭王章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  
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  
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  
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王之功亦大矣  
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  
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  
徒之衆兵甲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也智伯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夫差自此二  
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  
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而忘毀楚  
之彊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  
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爲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  
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  
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  
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  
取也昭王曰善止白起與楚約爲與國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齊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

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

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

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

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繆牽長也

言羊或短於用已所長

范雎因王稽至秦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

隱蔽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

留臣無謂也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

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不能別之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得無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

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

矣今者義渠之事急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寡人日自

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以身受命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六  
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  
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如是者三秦王跪曰先  
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  
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踈也  
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  
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踈呂尚  
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  
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  
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  
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說

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  
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  
之賢而死鳥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  
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  
以餌其口坐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  
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  
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  
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  
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

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彊齊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墟也王曰善

應侯

范雎封應侯

謂昭王曰亦聞恒思

地名

有神叢與恒思有悍

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

借

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

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猶等也稱瓢爲器比國於瓢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趙公子勝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六國猶連鷄羣

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侈其口

昭王復欲伐趙章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起白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畜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

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兵治甲以益其彊增城復地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待王陵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不下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什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恤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王愛其國

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爲此也然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歟

應侯納蘇之說

###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章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微之爲著者彊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

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  
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殺函之  
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  
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  
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  
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  
道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

### 蔡澤入秦見范雎章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

平

魏齊因范雎安平圍之時

王稽通諸侯

皆負重罪應侯內

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王必相之而奪君  
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揖應侯侯固不快及見  
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  
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懽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  
澤復曰富貴顯業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  
其身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澤流千世稱之而無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  
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  
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  
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  
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  
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  
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  
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與閔天周公哉應

侯曰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  
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楚悼越王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  
殖谷富國足家彊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  
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  
不退切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  
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  
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  
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  
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近道理也夫  
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

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  
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  
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  
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  
若雷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  
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  
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  
矣卒以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谷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爲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伸而不能屈往而

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  
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  
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  
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遂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咸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孝莊襄卒事始  
皇帝

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呂不韋賈於邯鄲章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  
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  
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  
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靡城故  
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  
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  
位太子門下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  
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  
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  
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  
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  
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而望而願一得  
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  
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  
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  
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  
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  
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  
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  
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  
侯皆致秦邑

###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

韋

欲伐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

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

庶子甘羅

穰

之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

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

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

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專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文信侯專曰應侯專曰卿明知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 秦王見頓弱章

秦王欲見頓弱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

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  
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  
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  
王勃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母曰不韋臣切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  
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  
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  
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  
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  
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然  
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

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  
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柰  
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  
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  
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  
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

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配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

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國策威王

### 威王使章子將章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

而舍

兩軍相對曰交和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

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

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彊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敢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 鄒忌章

鄒忌脩長也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君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

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有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過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諫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

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 宣王

#### 蘇秦說齊合從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鷄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

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晉陽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很顧韓魏之議其後也則秦不能害齊也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謹奉社稷以從

#### 淳于髡見宣王章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

而聚居獸同走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  
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  
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  
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  
者五兔極於前大廢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  
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  
臣恐疆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乃止

齊宣王見顏觸章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  
士與使觸爲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  
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  
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  
赦令曰苟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  
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  
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勢南面稱寡者  
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  
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

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有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及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 齊宣王見王斗章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

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若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人見田駢章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

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管燕得罪章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 宣王子

昭陽爲楚伐魏章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覆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畏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陳軫合三晉說齊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后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察之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爲秦連橫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般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彊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齊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彊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毘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如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君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君之劍而操鉞鐸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以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章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之象牀郢之登徒直也當使送之

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弗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昔秦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弗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章

齊人有馮煖者

史作驢

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債同逋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返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契券遍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返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臣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子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

君復鑒三窟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譚拾子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而後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弗怨孟嘗君乃取其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蘇子說齊閔王章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  
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  
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彊大而喜  
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  
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彊弱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  
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  
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  
可跼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  
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

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屬  
門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由是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故曰彼戰  
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  
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百家類纂卷之五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

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彊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憂也

襄王 閔王子

魯仲連遺燕將書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  
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  
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  
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  
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  
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  
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  
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匡天  
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  
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  
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  
劒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  
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  
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  
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閔王奔莒章

燕攻齊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蚤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

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聲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拔亦陽得子

養此下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

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二人故也使文

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

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

豈有毛嫱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

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彊秦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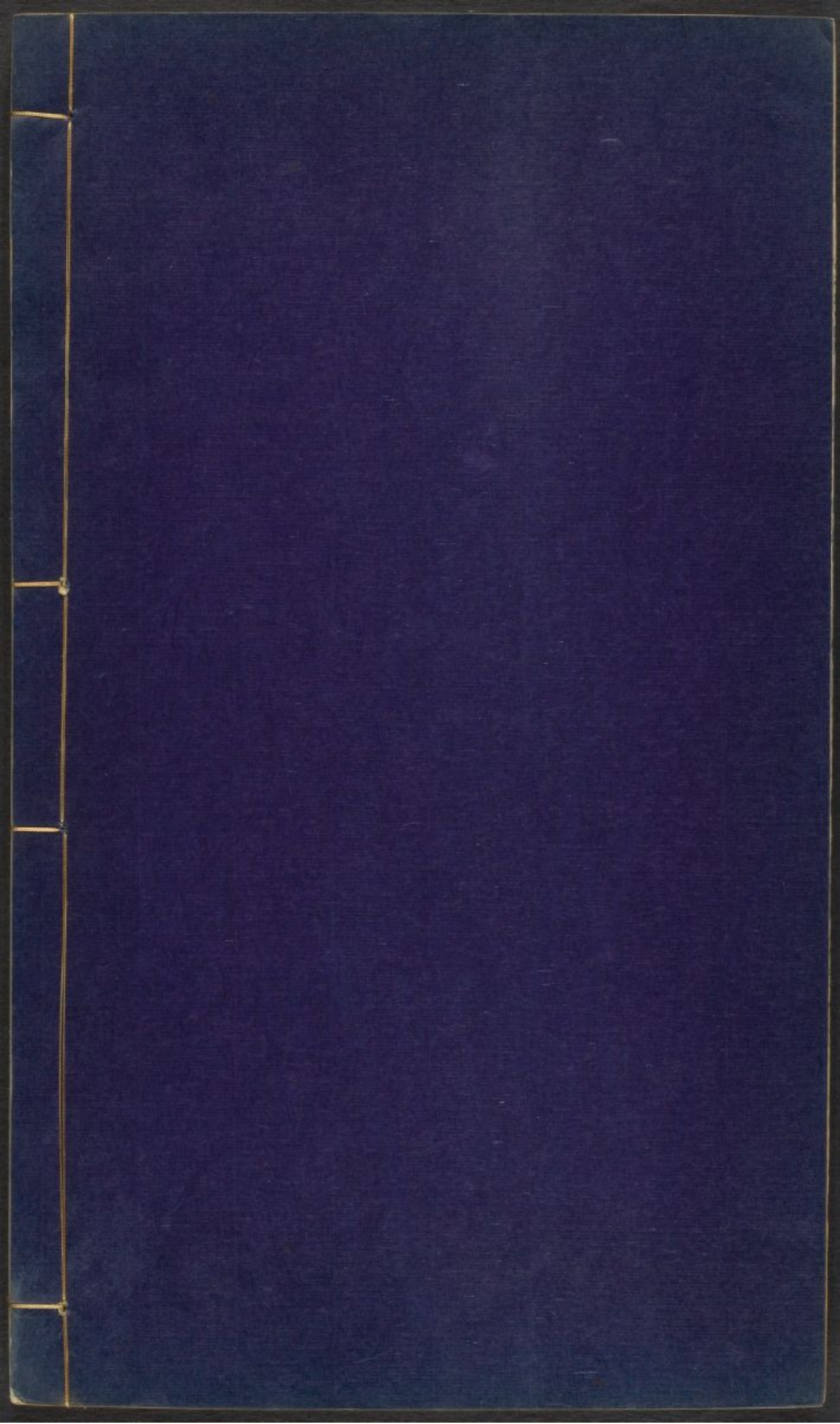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耶  
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立王王何去社稷而入秦齊王  
還車而入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  
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  
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  
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  
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  
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  
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

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  
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通其入內是大大門司馬而聽之則以爲可  
謂即入見其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晉之國者百數王叔而陳之十萬之  
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鄒鄧大夫不  
留秦而在城南者百數王叔而與之十萬之師使  
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立矣  
蘇之應曰然則蘇之計數共皆客耶王不取也齊王不  
大夫而蘇刺蠅參人秦惠之共蘇之聞滄而天去吳齊



25

T 1060 / 3135

# 百家類纂

第二十五冊  
戰國策下

綴橫亥二

CHI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下

楚國策

宣王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徐

徐

獸之畏虎也

江乙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弗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章

江乙說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

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徇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教

威王宣王子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合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彊則秦弱楚弱則秦彊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故從合則楚王

橫成則秦帝今稱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其勝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請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莫敖子華章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彊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殯而殯悶旄不知人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  
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焚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具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  
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  
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  
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犬之典以浮  
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

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  
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  
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  
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

蘇子謂楚王章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  
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

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王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威王子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袖貴於楚張

子見楚王王不悅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使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怒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者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

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徧天下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

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王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以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  
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  
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  
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  
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從車下風湏以  
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  
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  
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  
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  
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王悅之  
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  
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  
之王也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  
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  
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  
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

王必薄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今劓之無使

逆命

有獻不死藥於荆王章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頃襄王懷王子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聞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翹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仰嚙菱蘊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

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毘塞之內而投已乎毘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楚使景陽救燕章

齊魏韓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沒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沒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客說春申君章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雖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目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

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王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俾今褱衣與絲不知異今問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考烈王

襄王于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裁少為多攝禍為

福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默惟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資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嚙口利機上千聖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汗明見春申君章

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腠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

滂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  
梁乎梁南梁也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  
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  
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  
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  
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即楚王更立彼亦將各貴其所親君亦安得長有寵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  
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辱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  
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  
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  
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  
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

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即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而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 趙國策

襄子簡王之子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版郤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版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盟約之信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

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太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而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以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車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他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人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常山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次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肅侯子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置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所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綽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予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公子成再拜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王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鬻

越之民也黑齒周題鯢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  
便一也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行遠近之服賢聖不  
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  
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乃賜胡  
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  
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  
雖愚願竭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  
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

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  
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  
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以論心拘於俗之衆  
不足與致意子其釋之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  
者慮徑而勿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  
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  
者也臣願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  
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  
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  
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予其勿反也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賛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  
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  
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  
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  
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  
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  
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

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  
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  
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  
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予以官府之籍亂寡  
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賛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  
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  
至胡中辟地千里

惠文王 靈王子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  
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前安敢不對

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採隋侯之珠持連玉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彊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相平都君田單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

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文王子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啖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踐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年五歲矣雖少願未及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宏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使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虞卿謂趙王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請虞卿入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罷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

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 秦圍趙之邯鄲章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吾視先生之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

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和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筦鍵攝衽抱几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則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兩勝欲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趙使諒毅賀秦王章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而得通趙王憂之左右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也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割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於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公子牟謂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驟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輶建信君以與彊秦角臣恐秦折王之輶也

輶車旁

馮忌見趙王章

馮忌見趙三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

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

### 魏國策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於趙趙勿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視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章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拚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敬聞命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美哉山河之固此晉國之所彊也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右有洞庭之水左有彭蠡之波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瑁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

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于乎

### 惠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 梁王觴諸侯於苑臺章

梁王魏瑩觴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樽則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鄢  
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黃陂無踈西有長城之界  
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  
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  
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  
橫人誅王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  
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  
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  
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二百  
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  
大王之卒武力餘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  
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  
今乃矧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  
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  
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  
末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

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田需貴於魏王章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秦使趙攻魏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

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秦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

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毋也子之於學也將徧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毋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

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無忌說魏王章

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故有懷茅邢丘城

危津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雍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  
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聽使  
者之惡之隨也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  
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受  
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  
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  
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  
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  
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  
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授質於  
趙請爲天下鷹行頓刃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識  
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  
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  
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  
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  
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 魏王欲攻邯鄲章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 信陵君救邯鄲章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  
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  
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  
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  
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  
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  
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  
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大位以全君臣父子之  
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  
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  
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龍陽君謂魏王章

魏王與龍陽君嬖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  
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  
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  
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  
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嘻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繫也完矣

魏唐睢見秦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

怫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國策

昭侯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蹶強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若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歎息曰寡人雖死必不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蹀躞科頭貫頤奮擊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採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經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

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  
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  
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湏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矣不成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宣惠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  
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湏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郿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之也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  
出矣秦之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  
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  
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

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 燕國策

文公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祕犯寇被兵者以趙爲之蔽於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善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彊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

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仇而立厚交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千金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庭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庭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廡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

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魯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  
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  
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  
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  
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  
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  
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王噲

蘇代爲燕說齊王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  
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

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 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亡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

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 秦召燕王章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由我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與兼包两周彊弩在前鉗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無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

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同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郢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

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  
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  
諸侯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說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  
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  
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  
以敝大衆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

惠王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  
盡郡縣之以屬燕王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  
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  
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  
王悔懼趙用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寡人不佞不  
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  
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  
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

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揜人之和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揜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揜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厚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揜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之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

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敬以書謁之樂毅乃使人致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  
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  
之舉措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

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  
也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  
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  
於濟上齊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貨車甲珍噐盡收入燕  
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噐設於寧臺薊丘之植

植於汶漙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  
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  
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智之士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  
彊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  
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  
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早見其主之不同量故入  
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  
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  
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  
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  
惟君之留意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  
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  
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  
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  
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  
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  
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  
後乃可圖也太傅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  
能湏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  
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  
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  
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  
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  
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至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  
光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樓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  
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  
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

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中

趙不支秦必入臣八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

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搯其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  
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  
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  
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  
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睨視乃令秦武陽爲副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  
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慷士皆瞑目  
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  
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  
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  
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  
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揜其室時惶急劍堅故  
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 宋國策

景公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羣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於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 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驥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 衛國策

#### 靈公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  
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  
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婦人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  
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  
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 中山國策

####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父曰事成則有土得  
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父稽首曰誠  
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  
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  
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  
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  
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  
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  
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  
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  
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  
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  
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  
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  
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終

